**death/死亡(Sǐ Wáng)**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WU Fei | 08 Mar 2022 |

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但是，由于死亡也取消了许多附属于生命的快乐和意义，它又被赋予了相当多的文化意义，因此在不同文化中的理解相当不同。对死亡的理解是理解某个哲学传统的钥匙。

在西方传统中，柏拉图的《斐多》是第一部关于死亡的重要哲学文本，其中死亡被定义为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由于灵魂被理解为比肉体更高贵的精神实体，这种分离也被视为一种解脱，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死亡对灵魂而言是好的。当基督教传统接受了《斐多》中的这一理念，灵魂的不朽就被确认为一种宗教信条，死亡被当作字面意义上的灵魂的释放。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死亡是很难把握的，因为我们只能把握死亡前的时间（即活着）和死亡后的时间（即死亡），但没有死亡（在死着）。这种困境与《忏悔录》中所讨论的“现在”的困境非常相似：未来是可测量的，过去也是可测量的，但现在不是。当我们说“现在”时，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然而，只有现在存在，而未来还没有存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真正的存在是没有长度的，因此无法被理解。死亡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也没有长度。但是，死亡不是更类似于不存在，而不是存在吗？不是更像是活着，而不是死亡吗？这种明显的悖论在西方哲学中相当重要。现在存在，就像上帝存在一样。上帝永远存在于现在，没有未来或过去。然而，人类生活在时间的流动中，他们的现在也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不能把握现在，因此不能把握真正的存在，尽管他不能没有存在而生存。神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他们，他们的存在永远倾向于虚无。死亡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状态总是倾向于不存在。死亡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也因为死亡可以让他们面对生命中虚无主义的真相，从而寻求超越于尘世之外的真正意义。

海德格尔吸收了这种理解方式。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的著名命题。当一个人意识到死亡是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结局时，这可能会使他悚然而惊，从日常生活解脱出来，追问存在的意义。死亡接近存在，这一点对人类很重要，不是因为死亡是好的，而是因为死亡揭示了人类的虚无主义生存处境。在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经典电影《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中，死神被视为上帝的化身。他总是毫无怜悯地杀人，他是生活中一切的否定者，他对上帝也一无所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变成魔鬼，而是使他成为上帝的代表。上帝虽然通常被视为充满爱和仁慈，但他却与死神很像，是对凡人生命中一切的否定。为了在精神上获得不朽，一个人必须面对死亡，放弃尘世。

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是西方关于死亡的思想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他们都认为死亡是人类生命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没有人认为死亡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事。柏拉图认为死亡是灵魂从尘世和肉体生命中解脱出来，因为他认为灵魂是一种精神实体。奥古斯丁揭示了死亡的虚无意义，但也（也许是无意中）展示了现在与死亡之间的相似性。然而，作为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不再接受灵魂作为精神实体的永恒。他要求一个人通过直面死亡来追求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朽，而是相当哲学意义上的存在。除了一些非常宗教性的人，现代人不再相信字面意义上的不朽。但笛卡尔确立的身心二元论仍然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所接受的哲学命题。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康德的不朽思想非常重要：当我们关注精神生活而不太关注肉体生活时，后者的死亡与我们的思想无关，因此我们的思想就似乎是不朽的，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将是不朽的。这是现代人不朽的典型观念。他们可能会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不朽。

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中，对死亡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生命被理解为阴阳之间的一种转换与结合。阳是生命的发扬之力，阴是生命的凝聚之力。阴阳不代表善与恶，也不代表心与身，但生命来自它们的交替与结合。当阳过多时，一个人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可能会过于旺盛（阳亢），当阴过多时，生命是寂静的，乃至接近死亡。阴阳在医学和哲学理论中都有很丰富的运用。四时循环，阴阳消息，是中国时间观的基本理论。春天，阳气初生，被视为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生; 夏季，阳气旺盛，被视为生命周期的第二个阶段：长; 秋天，作为阴气上升的开始，被视为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收; 冬天，阴盛阳消，被视为生命周期的第四个阶段：藏.。四季又可以压缩为两个时期，即阳（春和夏）和阴（秋和冬），也可以分为十二个月（每个季节三个），再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季节六个，或每个月两个），乃至七十二候（五天一候），依此类推，与《周易》中阴阳爻的复杂组合相对应，而成为卦气图。

以季节的循环变换来理解时间的循环，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曾出现，但因为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和历史观念成为主流，而未能充分发展。然而，中国哲学将这一类比充分理论化，成为一个宏大的宇宙论体系。某些生物可能真的在春天出生，在冬天死亡，与四时之序正好相应，但大多数生命，尤其是人类，会活很多年，即经过很多循环。因此，四时的循环并不代表人类的生命周期，而只是象征着生命中的阴阳运动。春秋两季阴阳平衡，春日阳升，秋日消减。在盛夏，阳占主导地位，而阴则从无到有。隆冬时节，阴气四布。虽然冬天被认为是阴气当道之时，但它也意味着阳气蓬勃的诞生，因为它从无到有，反而能被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真的只有阴占主导地位，而没有阳的生发，那就意味着死亡，是每个生命体的大限。

死亡不过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字面意义上追求自己的不朽，因此也没有道理为死亡而怨天尤人。虽然道教的一个重要信仰是，人可以通过适当的修行而长生不老，但儒家并不接受这一观点。按照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过有价值的生活。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既然死亡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使人们的死亡的不同的，乃是生命的价值。

中国思想中也有对不朽的追求，但与西方的理解非常不同。《左传》中有一个关于不朽的著名讨论。民间的不朽观念是家族的延续，但对于士大夫而言，有三种高尚的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立德，就像古代圣王所做的那样；其次立功，如许多贤人所做的；其次立言，如著书立说者所做的。这几种不朽指的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生命延续。关于不朽的四种理解（包括民间的延续家族）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历史的记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无法追求不朽的普通人来说，家庭的和谐和延续仍然很重要，这是一种民间理解的不朽。

俗语云：“盖棺论定。”死亡的时刻也是评判的时刻，因为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各种变化的可能。所以，丧礼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天子、诸侯、显贵等去世后，人们就应该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评判，确定谥号。即使贵为天子，也可能得到恶谥，比如周厉王、周幽王、汉灵帝、隋炀帝。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个得享高年的人的葬礼被称为喜丧。它仍然是丧，亲人应该哀苦，因为他们毕竟失去了亲人；但又有庆祝的环节，因为死者过完了相当不错的一生。相反，如果一个人英年早逝或遭受暴死，他将得到一个非常不体面或至少是简陋的葬礼。

以上是中西方关于死亡观念的简要比较。除了灵魂的概念，一个主要的区别来自对生命的理解。对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来说，此世的生活是有罪的，因此最高贵的追求是朝向比尘世生活更高的存在。死亡既是罪的结果，也是从死亡中解脱出来的机会。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生活被视为一个自然过程，它的结束也是自然的，尽管不受欢迎。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没有必要通过追求别的东西来赋予它价值。最好的人是那些活得最有价值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比个人生活更重要。一个人可以为了更高尚的东西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获得不朽。但没有人能独自不朽，不朽意味着名垂青史。一个人只能为比一己生命更高贵的目标而牺牲，这也应该和生命的价值有关。这是一种非常人文主义的生死观。